



我心里乱极了，把听差哄出房门，苟的把门一关，就用手抱着头倒在床上睡了。这事情越来越使我觉得奇怪，我为这迷离不可捉摸的问题，把思想弄成纷乱一团。我真想哭了。我真想殴打我自己，我又来深深的悔恨自己，为什么昨天晚上没有回来？我又悔恨昨天我们为了找寻这小兵，各处都到过了，为什么不回到自己住处来看看？



—学生版—

学 生 阅 读 经 典

沈从文小说（上）

彬彬◎选编

⊕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学生阅读经典

XUESHENG YUEDU JINGDIAN

沈从文小说
(上)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沈从文小说/沈从文著;彬彬选编. —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6. 1

(学生阅读经典)

ISBN 978 - 7 - 80675 - 400 - 8

I. 沈… II. ①沈…②彬… III. 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I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8845 号

学 生 阅 读 经 典

沈 从 文 小 说

彬 彬 选 编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4付3号)
电 话	0470 - 8222592
邮 编	021008
印 刷	北京通州富达印刷厂
责任编辑	白 鹭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 字数 200 千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675 - 400 - 8/I · 190

定价: 59.80 元(上下册)

目 录

福生	(1)
柏子	(6)
龙朱	(13)
萧萧	(32)
丈夫	(47)
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65)
三三	(87)
虎雏	(113)
月下小景	
——新十日谈之序曲	(137)
贵生	(150)
或人的太太	(172)
一个女剧员的生活	(181)
阿黑小史	(291)
血	(341)

福 生

哈，看看背书轮到最小的福生来了，大家都高兴。

虽说师母已在灶房烧了夜火，然而太阳还刚转黄色，爬到院中那木屏风头上不动，这可证明无论如何，放学后，还有两个时辰以上足供娃娃们玩耍。

“呀，呀，呀，呀，昔——昔——”

“昔孟——”

“昔孟——呀，呀，呀，呀，昔孟——呀，呀，……”

“昔孟母！”先生拈了一下福生耳朵，生着照例对于这几个不能背书的孩子应有的那种气。

求放学的心思，先生当然不及学生那么来得诚恳而热烈。然而他自己似乎也有点儿发急，因背夜书还不到第二个时，师母就已进来向先生讨过烧火的纸煤子了。

“昔孟母，择——呀，呀，呀，择，择邻……”

“择邻处！”这声音是这样的严重：一个两个正预备夹书包离开这牢狱的小孩，给那最后一个“处”字，都震得屁股重贴上板凳！

大家怔怔的望着先生那只手——是第四个指头与小手指都长有两寸多长灰指甲的左手。这时的手已与福生的耳朵相接触了，福生的头便自然而然歪起来。他腿弯子也在筛颤，可是却无一个人去注意。

“蠢东西！怎么这大半天，念四句书也念不下呢？”先生上牙齿又咬着下口唇了，大家都明了先生是气愤。至于先生究竟

为什么而气愤，孩子们都还小，似乎谁也不能知道。也许这是先生对于学生太热心了的缘故吧！不然，为甚先生的气总象放在喉管边一样，一遇学生啾唔了三次以上脸就绯红！

“你看人家云云比你才大过好远，一天就读那么多书。你呢，连这样四句好念的书，读了半天，一句整的也记不到。同人吵嘴……哼！都为我规矩坐到！就慌到放学了罢？……同人吵嘴就算得头一个，只听见一个人镇天吱吱喳喳，声气同山麻雀似的伶俐，读书又这样不行！”福生耳朵内听到的只是嗡嗡隆隆，但从先生音调顿挫中知道是在教训自己。

先生的手，依然恢复原状，在他嘴巴边上那五七根黄须上抹着了。歪过头来许久的福生，脸已胀得绯红，若先生当真忘了手的疲倦，再这样继续拈下去，则福生左眼的眼泪会流到右眼——连同右眼所酿汇的又一同流到右颊上去，这是不用说的。先生手虽暂时脱离了福生耳朵，然而生书一句背诵不得的福生，难道处罚就是这么轻快容易，拈一阵就算了？哪有这种松活事？若果光拈一阵耳朵完事，那末，我们都不消念书，让先生各拈一阵耳朵就得了！根据过去的经验，福生在受处罚之先，依然就先把眼里所有的热泪吓得一齐跑眼眶外来。此外七八个书包业已整理好了的学生，各注意到福生刚被拈着的那只大耳朵，紫紫红红。觉得好笑。但经先生森然的目光一瞥，目光过处都像有冰一般冷的东西洒过，大家脸上聚集着的笑纹也早已吓得不知去向了。大家都怔怔的没有做声。

大家既怔怔的没有做声，相互的各看了近座同学一眼后，便又不约而同地把视线集中到先生正在脸上抓动的那两个有趣长指甲。这指甲之价值，从先生那种小心保护中已可知道，然而当日有听到先生讲这指甲的德行的，便又知道除美丽，把人弄得斯斯文文以外，还可刮末治百毒，比洋参高丽参还可贵。

“今天不准回家吃饭！”

大家心里原来都正是为这件事情悬住了。自从这死刑由先生严重有威还夹了点余怒的口中说出后，各人都似乎感觉这一件东西忽然便落到心上。但是，大家接着便又起了第二个疑虑：觉得先生不准吃饭的意思，是把福生单独留到这里，还是像从前罚桂林一样，要他跪在孔夫子面前把书念熟——而大家各都坐在位上陪等，到背了后再一齐放学？这在先生第二道命令没有宣布以前，还是无法知道消息的好丑。

若果不幸先生第一道命令的含义与处置的方法是根据桂林那次办去，这影响于另外这几个人玩耍的兴致就多说得出口——因此，大家在这刹那中，又都有点恨尽自昔昔昔昔——连“昔孟母”三字也背不下去的福生。

“宋祥钧！”

云云听到先生叫他的名字，忙把书包夹到腋下窝，走到孔夫子牌子前恭恭敬敬将腰勾一下，回转身来，向先生又照样勾了一下，出去了。

“周思茂！”先生在云云出去后一阵子又点到第二个名字。

那高高长长的周莽子，在先生“茂”字还未出口时已离了座位，——他也照样的勾了两次腰，若不措意，但实在略略带了点骄矜意思，觑了还在方桌边低头站着的福生一眼。

先生是这样一个一个的发放这些小学生回去。他意思是以若若不这么一个一个放出，让他们一伙儿出去，则在学堂中已有了皮绊，曾斗过口的学生，会一出大门就寻衅相打动手来了。如今既可免去他们在街上打架，并且这方法好处又能使学生知道发愤，都想早把书背完则放学也可占第一，兼寓奖励之意。其实这一帮小顽皮孩子，老早就约了放学后各在学堂外坐候，一齐往北门外河滩上去玩的；就是打架也是这么约等，先生还不是在梦中吗！

凡是出去的向孔夫子与先生行礼外，都莫不照样用那双小

而狡猾的眼睛把那位桌子边竖矗矗站着棘棘不安的福生刷一下。这不待福生抬头也能知道。可怜的福生，从湿润朦胧的斜视里，见到过门限时每一个同学那双脚一起一落地运载着身子出去，心里便象这个同学又把他心或身上的某一部分也同时带去了！直到先生声音停顿中吹起水烟袋来，他自己才忽地醒转来认清自己还是整个——也只有这整个身子留到这冷落怕人的书房中。

遵命把那本《三字经》刚又经先生点过一道的“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四句书夹杂着些咿咿唔唔读着的福生，一个人坐到桌子上，觉得越读下去房子也越宽大起来了。

……周莽子这时好不快活！他必是搂起裤脚筒，在那浅不过膝清幽幽的河水里翻捉螃蟹了！那螃蟹比钱还小，死后就变成红色。……云云正同雉雉他们在挖沙子滚沙宝，做泥巴炮，或者又是在捡瓦片儿打水漂也说不定。要是洗澡，那就更有趣！“来，来，来，莽子噯，我打个余子罢，”行看兆祥腰一躬就不见了，哈哈！那边水里钻出一个兆祥的头了，你看他扑通扑通又洇了过来……这样的玩着，不知道谁一个刻薄的忽然闹起玩笑来：喊一声“贵生——（或是莽子！）你屋的妈来找你了。那末，正在凫着水的贵贵会大吓了一跳，赶忙把整个身子浸进水中去，单露一个面孔到水面上来，免让他妈在岸上发现他。“我贵贵在这里吗？”“伯娘，他不在这里，早回家去了。”于是，贵贵的妈，就给别一个孩子的谎语骗去了！而贵贵又高高兴兴的在那里洇来洇去。若是贵贵的妈并没有来呢，这使刻薄的准要受贵贵浇一阵水才了事。……这使刻薄的倘说的是“先生来了！”则行见一个两个都忙把身子浸进水里去，只剩下八九个面孔翻天的如象几个瓜浮在水面上，——这必须到后又经另一个证明这是闹玩笑后，大家才恢复原状，一阵狂笑……

“读！读！不熟今天就不准转去！”先生的话象炸雷在耳边一响，才把正在迷神于洗澡时那种情景中的福生唤回。这书房

里便又有一阵初急促暂迟缓单调无意思的读书声跑出墙去。

这嫩脆而略带了点哭音的读书声，是否还能吸引到每一个打墙外过身时行人的注意，这事无人知道。但我相信，这时正于道门口梆梆梆敲着叫卖荞面的柝声，则无论如何总比书声为动听。

当福生两次勾腰向孔夫子与先生行过礼后，抬起头来，木屏风上的太阳早爬到柚子树尖顶上去了。耳朵虽不愿接收先生唠叨的教训，但从灶房方面送来的白菜类落锅爆炸声却很听得清楚。这炒菜声使他记起肚子的空虚，以及吃夜饭时把苋菜汤泡成红饭的愿望来。

大概是因眼眶子红肿的原因吧，过道门口时，平素见狗打架也必留连一阵的福生，明看到许多小孩，正在围着那个头包红帕子，当街乱打筋斗竖蜻蜓的代宝说笑，他竟毅然行过，不愿意把脚步放得稍慢一点，听几声从代宝口中哼出会把人笑得要不得的怪调子！栅栏前当路摆着那一盆活黄鳝，在盆内拥拥挤挤，也正是极有趣的事！他也竟忍心不去多看一眼。

1925年5月作

柏 子

把船停顿到岸边，岸是辰州的河岸。

于是客人可以上岸了，从一块跳板走过去。跳板一端固定在码头石级上，一端搭在船舷，一个人从跳板走过时，摇摇荡荡不可免。凡要上岸的全是那么摇摇荡荡上岸了。

泊定的船太多了，沿岸泊，桅子数不清，大大小小随意矗到空中去，桅子上的绳索像纠纷到成一团，然而却并不。

每一个船头船尾全站得有人，穿青布蓝布短汗褂，口里噙了长长的旱烟杆，手脚露在外面让风吹，——毛茸茸的像一种小孩子想像中的妖洞里喽罗毛脚毛手。看到这些手脚，很容易记起“飞毛腿”一类英雄名称。可不是，这些人正是……桅子上的绳索揸定活车，拖拉全无从着手时，看这些飞毛腿的本领，有得是机会显露！毛脚毛手所有的不单是毛，还有类乎钩子的东西，光溜溜的桅，只要一贴身，便飞快的上去了。为表示上下全是儿戏，这些年青水手一面整理绳索一面还将在上面唱歌，那一边桅上，也有这样人时，这种歌便来回唱下去。

昂了头看这把戏的，是各个船上的伙计。看着还在下面喊着。左边右边，不拘要谁一个试上去，全是容易之至的事，只是不得老舵手吩咐，则不敢放肆而已。看的人全已心中发痒，又不能随便爬上桅子顶尖去唱歌，逗其他船上媳妇发笑，便开口骂人。

“我的儿，摔死你！”

“我的孙，摔死了你看你还唱！”

“……”

全是无恶意而快乐的笑骂。

仍然唱，且更起劲了一点。但可以把歌唱给下面骂人的人听，当先若唱的是“一枝花”，这时唱的便是“众儿郎”了。“众儿郎”却依然笑嘻嘻的仰了头看这唱歌人，照例不能生气的。

可是在这情形中，有些船，却有无数黑汉子，用他的毛手毛脚，盘着大而圆的黑铁桶，从舱中滚出，也是那么摇摇晃荡跌到岸边泥滩上了。还有作成方形铁皮束腰的洋布，有海带，有鱿鱼，有药材……这些东西同搭客一样，在船舱中紧挤着卧了二十天或十二天，如今全应当登岸了。登岸的人各自还家，各自找客栈，各自吃喝，这些货物却各自为一些大脚婆子走来抱之负之送到各个堆栈里去。

在各样匆忙情形中，便正有闲之又闲的一类人。这些人住到另一个地方，耳朵能超然于一切嘈杂声音以上，听出桅子上的歌声，——可是心也正忙着，歌声一停止，唱歌地方代替了一盏红风灯以后，那唱歌的人便已到这听歌人的身边了。桅上用红灯，不消说是夜里了。河边夜里不是平常的世界。

落着雨，刮着风，各船上了篷，人在篷下听雨声风声，江波吼叫如癫子，船纵是互相牵连互相依靠也簸动不止，这一种情景是常有的。坐船人对此决不奇怪，不欢喜，不厌恶，因为凡是在船上生活，这些平常人的爱憎便不及在心上滋生了。（有月亮又是一种趣味，同晚日与早露，各有不同。）然而他们全不会注意。船上人心情若必须勉强分成两种或三种，这分类方法得另作安排。吃牛肉与吃酸菜是能左右一般水手心情的一件事。泊半途与湾口岸，这于水手们情形又稍稍不同。不必问，牛肉比酸菜合乎这类“飞毛腿”胃口，船在码头停泊他们也欢喜多了！

如今夜里既落小雨，泥滩头滑溜溜使人无从立足，还有人上岸到河街去。

这是其中之一，名叫柏子。日里爬桅子唱歌，不知疲倦，到夜来，还依然不知道疲倦，所以如其他许多水手一样，在腰边板带中塞满了铜钱，小心小心的走过跳板到岸边了。先是在泥滩上走，没有月，没有星，细毛毛雨在头上落，两只脚在泥里慢慢翻——成泥腿，快也快不了——目的是河街小楼红红的灯光，灯光下有使柏子心开一朵花的东西存在。

灯光多无数，每一小点灯光便有一个或一群水手，灯光还不及塞满这个小房，快乐却将水手们胸中塞紧，欢喜在胸中涌着，各人眼睛眯了起来。沙喉咙的歌声从楼中溢出，与灯光同样，溢进上岸无钱守在船中的水手耳中眼中时，便如其他世界一样，反应着欢喜的是诅咒。那些不能上岸的水手，他们诅咒着，然而一颗心也摇摇荡荡上了岸，且不必冒滑滚的危险，全各以经验为标准，把心飞到所熟习的楼上去了。

酒与烟与女人，一个浪漫派文人非此不能夸耀于世人的三样事，这些喽罗们却很平常的享受着。虽然酒是酽冽的酒，烟是平常的烟，女人更是……然而各个人的心是同样的跳，头脑是同样的发迷，口——我们全明白这些平常时节只是吃酸菜南瓜臭牛肉以及说点下流话的口，可是到这时也粘粘糍糍，也能找出所蓄于心各样对女人的谄谀言语，献给面前的妇人，也能粗粗卤卤的把它放到妇人的脸上去，脚上去，以及别的位置上去。他们把自己沉浸在这欢乐空气中，忘了世界也忘了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女人则帮助这些可怜人，把一切穷苦一切期望从这些人心中挪去。放进的是类乎烟酒的兴奋与醉麻。在每一个妇人身上，一群水手同样作着那顶切实的顶勇敢的好梦，预备将这一月储蓄的金钱与精力，全倾之于妇人身上，他们却不会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

他们的生活，若说还有使他们在另一时反省的机会，仍然是快乐的罢。这些人，虽然缺少眼泪，却并不缺少欢乐的承受！

其中之一的柏子，为了上岸去找寻他的幸福，终于到一个地方了。

先打门，用一个水手通常的章法，且吹着哨子。

门开后，一只泥腿在门里，一只泥腿在门外，身子便为两条胳膊缠紧了，在那新刮过的日炙雨淋粗糙的脸上，就贴紧了一个宽宽的温暖的脸子。

这种头香油是他所熟习的。这种抱人的章法，先虽说不出，这时一上身却也熟习之至。还有脸，那么软软的，混着脂粉的香，用口可以吮吸。到后是，他把嘴一歪，便找到了一个湿的舌子了，他咬着。

女人挣扎着，口中骂着：

“悖时的！我以为你到常德府被婊子尿冲你到洞庭湖了！”

“老子把你舌子咬断！”

“我才要咬断你……”

进到里面的柏子，在一盏“满堂红”灯下立定。妇人望他痴笑。这一对是并肩立着，他比她高一个头，他蹲下去，象整理橹绳那样扳了妇人的腰身时，妇人身便朝前倾。

“老子摇橹摇厌了，要推车。”

“推你妈！”妇人说，一面搜索柏子身上的东西。搜出的东西便往床上丢去，又数着东西的名字“一瓶雪花膏，一卷纸，一条手巾，一个罐子——这罐子装什么？”

“猜呀！”

“猜你妈，忘了为我带的粉吗？”

“你看那罐子是什么招牌！打开看！”

妇人不认识字，看了看罐头上封皮，一对美人儿画相。把罐子在灯前打开，放鼻子边闻闻，便打了一个嚏。柏子可乐了，

不顾妇人如何，把罐子抢来放在一条白木桌上，便擒了妇人向床边倒下。

灯光明亮，照着一堆泥足迹在黄色楼板上。

外面雨大了。

张耳听，还是歌声与笑骂声音。房子相间多只一层薄薄白木板子，比吸烟声音还低一点的声音也可以听出，然而人全无闲心听隔壁。

柏子的纵横足迹渐干了，在地板上也更其分明。灯光依然，对一对横搁在床上的人照得清清楚楚。

“柏子，我说你是一个牛。”

“我不这样，你就不信我在下头是怎么规矩！”

“你规矩！你赌咒你干净得可以进天王庙！”

“赌咒也只有你妈去信你，我不信。”

柏子只有如妇人所说，粗卤得同一只小公牛一样。到后于是喘息了，松弛了，象一堆带泥的吊船棕绳，散漫的搁在床边上。

肥肥的奶子两手抓紧，且用口去咬。又咬她的下唇，咬她的膀子，咬她的大腿……一点不差，这柏子就是日里爬在桅子唱歌的柏子。

妇人望到他这些行为发笑，妇人是翻天躺的。

过一阵，两人用一个烟盘作长城，各据长城的一边烧烟吸。

妇人一旁烧烟一旁唱孟姜女给柏子听，在这样情形下的柏子，喝一口茶且吸一泡烟，象是作皇帝。

“婊子我告给你听，近来下头媳妇才标得要命！”

“你命怎么不要去，又跟船到这地方来？”

“我这命送她们，她们也不要。”

“不要的命才轮到我。”

“轮到你，你这……，好久才轮到我！我问你，到底有多少

日子才轮到我？”

妇人嘴一扁，举起烟枪把一个烧好的烟泡装上，就将烟枪送过去塞到柏子的嘴，省得再说混话。

柏子吸了一口烟，又说，“我问你，昨天有人来？”

“来你妈！别人早就等你，我算到日子，我还算到你这尸……”

“老子若是真在青浪滩上泡坏了，你才乐！”

“是，我才乐！”妇人说着便稍稍生了气。

柏子是正要妇人生气才欢喜的。他见妇人把脸放下，便把烟盘移到床头去。长城一去情形全变了。一分钟内局面成了新样子。柏子的泥腿从床沿下垂，绕了这腿的上部的是用红绸作就套鞋的小脚。

一种丑的努力，一种神圣的愤怒，是继续，是开始。

柏子冒了大雨在河岸的泥滩上慢慢地走着，手中拿的是一段燃着火头的废缆子，光旺旺的照到周围三尺远近。光照前面的两束无数返光的线，柏子全无所遮蔽的从这些线林穿过，一只脚浸在泥水里面，——把事情做完了，他回船上去。

雨虽大，也不忙。一面怕滑倒，一面有能防雨——或者不如说忘雨的东西吧。

他想起眼前的事心是热的。想起眼前的一切，则头上的雨与脚下的泥，全成为无须置意的事了。

这时妇人是睡眠了，还是陪别一个水手又来在那大白木床上作某种事情，谁知道。柏子也不去想这个。他把妇人的身体，记得极其熟习；一些转弯抹角地方，一些幽僻地方，一些坟起与一些窟窿，恰如离开妇人身边一千里，也像可以用手摸，说得出口。妇人的笑，妇人的动，也死死的象蚂蝗一样钉在心上。这就够了。他的所得抵得过一个月的一切劳苦，抵得过船只来去路上的风雨太阳，抵得过打牌输钱的损失，抵得过……他还把以后下行日子的快乐预支了。这一去又是半月或一月，

他很明白的。以后也将高高兴兴的做工，高高兴兴的吃饭睡觉，因为今夜已得了前前后后的希望，今夜所“吃”的足够两个月咀嚼，不到两月他可又回来了。

他的板带钱已光了，这种花费是很好的一种花费。并且他也并不是全无计算，他已预先留下了一小部分钱，作为在船上玩牌用的。花了钱，得到些什么，他是不去追究的。钱是在什么情形下得来，又在什么情形下失去，柏子不能拿这个来比较。总之比较有时象也比较过了，但结果不消说还是“合算”。

轻轻地唱着孟姜女，唱着打牙牌，到得跳板边时，柏子小心小心的走过去，预定的十八摸便不敢唱了——因为老板娘还在喂小船老板的奶，听到哄孩子声音，听到吮奶声音。

辰州河岸的商船各归各帮，泊船原有一定地方，各不相混。可是每一只船，把货一起就得到另一处去装货，因此柏子从跳板上摇摇晃晃上过两次岸，船就开了。

1928年5月作

1935年改写

龙 朱

第一 说这个人

郎家苗人中出美男子，仿佛是那地方的父母全曾参预过雕塑天王菩萨的工作，因此把美的模型留给儿子了。族长儿子龙朱年十七岁，是美男子中之美男子。这个人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种种比喻全只为了他的美。其他德行则与美一样，得天比平常人特别多。

提到龙朱相貌时，就使人生一种鄙视自己的心情。平时在各样事业得失上全引不出妒嫉的神巫，因为有次望到龙朱的鼻子，也立时变成小气，甚至于想用钢刀去刺破龙朱的鼻子。这样与天作难的倔强野心却生之于神巫。到后又却因为那个美，仍然把这神巫克服了。

郎家，以及乌婆、彝族、花帕、长脚、各族，人人都说龙朱相貌长得好看，如日头光明，如花新鲜，正因为这样说话的人太多，无量的阿谀，反而烦恼了龙朱了。好的风仪，用处不是得阿谀。（龙朱的地位，就已应当得到各样人的尊敬歆羡了。）既不能在女人中煽动勇敢的悲欢，好的风仪全成为无意思之事。龙朱走到水边去，照过了自己，相信自己的好处，又时时用铜镜检察自己，觉得并不为人过誉。然而结果如何呢？似乎龙朱不像是应当在每个女子理想中的丈夫那么平常，因此反而与妇